

2024年,法国汉学家雷米·马修的《牡丹之辉:如何理解中国》被译成中文,编入中央编译出版社“走近中国”译丛。该书法语版于2012年出版,题目中的“牡丹之辉”寓意21世纪的中国光彩夺目。

76岁的马修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、法国汉学界权威之一,自1973年起便保持着对中国文化研究与翻译的热情。退休后,他从巴黎搬到小城艾克斯,以沐浴更多南法的阳光。维持不变的是他多年来的工作节奏:早晨4点起床,工作到中午,用餐休息后再工作一个下午。半个多世纪来,他潜入古典汉学的深海,为法国读者认识中国开启一扇窗。

# 发现牡丹的光辉

——访法国汉学家雷米·马修

## 《山海经》不只是神话故事集

上世纪60年代,正在读大学的马修开始学习中文。时值中法建交,法国社会掀起“中文热”。学得越多,马修对万里之遥的文明古国就越感好奇,“我意识到,想要认识真正的中国,要穿越悠长历史,钻进中国古代书籍和艺术中。”

马修将《史记》视为汉学启蒙:史书浩瀚,为他打开一扇了解先秦社会的大门,思想家的列传激发着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兴趣,“无韵之离骚”带他领略文学之美。由此,他一头扎进中国古代文学的世界。近半个世纪里,马修出版30多部书籍,发表上百篇论文,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古典文化领域,尤其擅长中国神话、哲学和先秦文学。

提及先秦思想与艺术,马修打开了话匣子。荀子是他最喜欢的先秦思想家,“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集大成者,在辞赋方面成就突出,《荀子》一书也是先秦诸子散文创作的典范。”马修对荀学倾注大量心血。2016年,“荀子与儒家外王之道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邯郸举办,马修是唯一受邀出席的西方专家。

先秦文学中,马修对神话传说最感兴趣。他研究了《穆天子传》《山海经》《淮南子》《列子》《楚辞》《搜神记》等多部与中国古代神话有关的古籍,仅《山海经》的翻译就耗时8年之久。在他看来,神话是诗歌、历史和哲学的补充,对社会思想和民众信仰有塑造作用,是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。“以《山海经》为例,它不只是一部神话故事集,也可以被看作地理志、博物志甚至药典,在不同时代获得不同解读。”马修的研究与时俱进。不久前,他录制了长约1小时的《山海经》讲解视频,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。

## 《关雎》不仅是歌颂爱情的诗篇

2015年,由马修主持修订的法语版《中国诗词选集》面世。这本书由法国百年书局伽利玛出版社旗下著名的“七星文库”丛书出版,全书共1600页,集纳400多位诗人的1800

以上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

多首诗词,时间跨度从西周至当代。

马修与其他7位汉学家组成团队,负责诗集篇目的选编和翻译。他们的翻译风格各异,并未刻意统一。马修告诉笔者,成书期间,汉学家们定期聚会讨论,解决每个人遇到的问题。

法语版《牡丹之辉:如何理解中国》



尚凯元

法语版《中国诗词选集》



法国汉学家雷米·马修



马修负责六朝之前的诗歌,包括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古诗十九首》以及司马相如和张衡等人的作品。对比19世纪法国汉学家顾颉芬的《诗经》译本,读者无需精通法语也能一眼看出风格差别:顾颉芬译文句子较长,注重解释性,以直译为主;马修则用心保留原作的对仗和韵律,力求语言风格一致。在翻译过程中,马修从法国传统诗歌中寻找灵感,一些用词来自雨果的诗篇,令法语读者通过字面就能感受到诗歌的古典气质。

翻译之外,研究工作也很重要。“你觉得《关雎》是一首什么类型的诗?”马修问笔者。“爱情诗。”“一般读者都会这么想。但正如古语理论著作《毛诗序》所述,《关雎》可能具有人伦教化意义,因此被置于《诗经》首篇。中

国古代文化是一个整体,历史、地理、文学、哲学,任一领域,都不能偏废。”马修说。

《诗经:全译与评注(双语版)》是马修的最新著作。他用“呕心沥血”概括成书过程。“过去2500多年间,历朝历代都有人评注《诗经》,甚至还有对‘评注’的评注。年代久远,加上文体和语言的模糊性,《诗经》考证成为一项极其庞杂的工程。”马修介绍,这部著作参考引述的古今学者有50余位。自顾颉芬译作以来,法国还从未有人对《诗经》的研究如此深入。“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推动法国汉学界对《诗经》的理解与研究。”

## 以通俗读物破解中国思想密码

17世纪,伴随欧洲兴起“中国热”,以白晋和马若瑟为代表的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,为欧洲提供了解中国的宝贵资料。1814年,法兰西学院设立“汉学讲座”,开创欧洲汉学专业的先河。欧洲汉学家们的研究代代传承,滋养后人持续不断地了解、认识这个东方古国。

马修说:“如果没有沙畹在19世纪末的翻译,如果没有葛兰言在20世纪的进一步研究,哪怕是《史记》这样的鸿篇巨制或许都很难进入我的视野。”因此,在展开专业研究的同时,马修始终肩负向大众普及汉学的责任。“我希望大部分法国人能够独立客观地认识中国,不拾人牙慧,这是我从事汉学研究的意义所在。”

在马修看来,尽管法国基础教育以哲学著称,对中国历史和哲学的介绍尚不全面。为向公众普及中国古代哲学观点,马修撰写了两本小册子,深入浅出地介绍儒家和道家的基本知识。“读者如果感兴趣,可以顺藤摸瓜,找到相关原著译本和学术书籍,进而深入研究。”

在《牡丹之辉》一书中,马修以灵巧细致的笔触将中国思想的精髓讲解得通俗易懂,希望借助这本书向法国读者阐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,填补他们的知识空白,打破误解与偏见,增进交流和理解。比如,为纠正“中国人不关注形式逻辑”这一偏见,马修提到了《墨经》中“三物”的辩证思维接近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三段论;为佐证“中国文明对发明及发明家充满热情”,马修指出,先秦古籍《世本》中有记录古代创造发明的专著。中国人最引人注目的发明之一——马鞍,早在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就已经诞生。它的发明解放了劳动力,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,实现了大宗商品的长途运输,对社会和经济生活影响深远。

“我希望广泛传播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。当我们谈论全人类的历史时,不会忽略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——中国文化。”谈及《牡丹之辉》的创作意图,马修说是为了“提醒一些有点被遗忘的真理”。他很高兴这本书如今能与中国读者见面,使他们能够了解法国学者如何看待中国文化。“对于中国朋友来说,了解一个欧洲人的观点是非常有趣的,这也关系到我们共同的历史。”

## 旅人心语



加拿大蒙特利尔蒋泰龙市场。 沃尔特·比比科夫摄(影像中国)

# 蒙特利尔有个“蒋泰龙”

张祝基

在加拿大魁北克的旅行接近尾声时,一位友人发微信告诉我们,蒙特利尔有个蒋泰龙市场,接地气、有特色,建议我们去逛一逛。

乍看信息,我以为那是一名姓蒋同胞创办或经营的市场,可以买到别处难找又物美价廉的亚洲特色商品。可是,当我们按图索骥找到这家市场时,我发现自己的猜想完全跑偏了。

原来,“蒋泰龙”出自市场的法语名“Marché Jean-Talon”。市场于1933年落成,是蒙特利尔最古老的公共市场之一,起初名为“北方市场”(Marché du Nord),1987年改为现名,以纪念17世纪法国政治家、新法兰西(包括法属加拿大)第一任行政长官让·塔隆——这与中文“蒋泰龙”的发音十分接近。

尽管“蒋泰龙”与蒋姓同胞无关,但译名依然能使中国人感到亲近,有“他乡遇故知”之感。不过,若另选两个,“金”替“蒋”,“隆”替“龙”,变成“金泰隆”大概也不错——这三个字代表财富、平安和兴盛,哪个做生意的人会拒绝?

借由这个市场名的翻译,我联想到一些外国地名。前人在翻译外国地名时,似乎有一种搜肠刮肚也要挑出好字眼的癖好。比如,法国巴黎的Champs-Élysées大街,“Champs”是“田野”,“Élysées”是希腊神话中“受神恩宠的英雄死后进入的乐园”,诗人徐志摩把它译为“香榭丽舍”。这种译法虽然没有了空间广袤和宗教神秘的意味,但是“香榭”和“丽舍”足以引出人们对仙境福地的遐想。还是徐志摩,他把拿破仑赠给约瑟芬的那座城堡Fontainebleau译为“枫丹白露”。试想,嫣红的枫叶上静卧着素白的露珠,这是一种多么迷蒙优美的诗情画意。而且,“Fontainebleau”由“fontaine belle eau”(丽水泉)演化而来,一个“露”字也暗合“水”的本意,这样的译笔妙不可言。为什么会有这么美妙的翻译?大概源于译者学养深厚且向往美好吧。

话头扯远了,说回蒋泰龙市场。这个市场坐北朝南,成“旦”字形,是北美地区最大的市场之一。“旦”字的一横是一条室内长廊,穿过它来到后院露天的“日”字区,这里专卖蔬菜水果花卉等鲜货。摊位整齐划一,货品也像刚刚采收上来,很多菜论筐卖、按捆卖,价格比零售便宜不少。

市场里人群往来如织,却并不拥挤挤挨,商铺间熙熙攘攘,仍干净有序。蒋泰龙市场服务了一代又一代当地居民,鲜肉、水果、面包和杂货店前,聚拢的人们笑语晏晏,弥漫着家庭的温馨。

蒋泰龙市场里没有饭馆,快餐和小吃店也为数不多。在一家店里,我们买了两种夹心面包,一种夹肉,另一种夹小虾,可谓西洋版的肉夹馍和虾夹馍,味道都不错。为在离开蒙特利尔前再次问候唇齿、慰劳胃囊,我们又买了一盘生蚝。兜售生蚝的当地小伙子会说一些中文,细问之下,原来他的女友是中国人,在深圳长大。他一边撬生蚝壳,一边滔滔不绝地为我们讲解,很是热情。

在我的家乡,生蚝叫海蛎子,原本是百姓餐桌上的寻常食材,近年来由于食客日增而产量不足,遂披上“高大上”的新装。海蛎子因供需失衡而身份上升的事在欧美发生于19世纪。一些饱食客借题发挥,制造了不少话题。比如,在法国“R字母原则”,即一年中只有其单词拼写中带有字母R的月份(9月至次年4月)才适合吃生蚝。其实是因这段时间生蚝发育肥壮,气温偏低,捕捞后便于保鲜。而5月至8月恰逢法国夏季,生蚝正当繁育期而口感较差,炎热的天气也不利于离水后的保鲜。再比如说,食用生蚝用哪种食器,配什么面包和葡萄酒,如何入口、咀嚼等,都有成套说法。其实,享用生蚝也可以不那么复杂,进食是人的本能。我们在露天餐桌上迎风而食,一盘生蚝下肚后,一个“鲜”字才离口腔侵入脑海,至今记忆犹新。名称固然要美妙,带来实惠才更重要。

# 寰宇东西



2024年11月23日,“寰宇东西:马可·波罗眼中的中国和世界”在上海博物馆开展。展览分为“商业之城”“双向交流”“三都所见”“世间熙攘”“远行者”五个部分,从遍布桥梁的意大利水城威尼斯,到江南水乡杭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古港,描绘出马可·波罗所闻

闻的中外贸易文化交流繁盛时代。

展览中的204件(套)展品来自28家中意文博机构,侧重体现东西方文明对话,为观众呈现世界古代文明的丰富面貌,讲述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往故事。

(图文均为上海博物馆提供)

图①、图②:展厅一角。

图③:元代白釉褐彩针碗,旅顺博物馆藏。碗底绘三点,再由一条细线贯穿,使用时在碗内注水漂起浮针,碗底图案则协助表明方向。指南针是中国的伟大发明,在北宋时已被用于航海,而元代针碗则是这一发明最早的实物见证。

图④:14世纪初的“马可·波罗”罐,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藏。该瓷罐原产于中国福建,是德化窑青白釉四系罐的杰出代表。据学者考证,该瓷罐可能由马可·波罗带回威尼斯。

图⑤:元代献果使者铜像,内蒙古博物院藏。一名胡人武士手捧水果,衣袍具有伊斯兰风格,佩戴的腰刀和皮囊酒壶具有北方民族特色,是典型的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。



③



⑤



④



②



本版责编:王佳可 庄雪雅 陈照芮  
电子信箱:rmbgjk@peopledaily.cn  
版式设计:蔡华伟